



泰戈尔 诗选

Selected Poems
of Rabindranath Tagore

「印」拉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◎著
冰心◎译

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泰戈尔诗选

Selected Poems
of Rabindranath Tagore

「印」拉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著
冰心◎译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泰戈尔诗选 / (印) 拉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著; 冰心译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6.11

ISBN 978-7-5125-0887-3

I. ①泰… II. ①拉… ②冰… III. ①诗集—印度—现代
IV. ①I351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28583号

泰戈尔诗选

作 者	[印] 拉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
译 者	冰 心
责任编辑	宋亚暄
特约编辑	刘冬爽
统筹监制	文 钊
策划编辑	文 雯
封面设计	新艺书文化
版式设计	刘伊娜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晨旭印刷厂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9.25印张 81千字
版 次	2016年11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887-3
定 价	28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邮编: 100013

传真: (010) 64271578

初岸
Chuan

与美同栖

爱与美的永恒歌吟

1913年，即将因为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止的诺贝尔文学奖，自创立（1901年）十二年后，第一次颁给了欧洲之外的文学家，他就是来自印度的泰拉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，他获奖的作品是一部叫作《吉檀迦利》的诗集。

彼时，泰戈尔五十二岁，已经出版了二十六部诗集、十篇中短篇小说、六部长篇小说、十八部诗剧歌剧，以及若干散文集杂文集和论文集。在那纷纭四起、人心惶惶的世界战国时代，他用诗歌这一人类共同的精神之音，抚慰和唤醒着神性远离、苦难纵横的地球哀民。

选在这里的，是泰戈尔浩浩巨著中的两部诗集：《吉檀迦利》和《园丁集》，它们均由冰心先生翻译。

试回想1913年的世界环境：亚洲两个古老的大国——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，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尖锐；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民国初期。世界的中心在富庶的欧洲。当来自东方殖民地

国家的诗集摆在瑞典文学院时，激烈的论争已经远远超出了诗歌本身。然而，《吉檀迦利》的魅力，却还是大大超越了种族、政治、国度这些世俗的藩篱。

推荐它参与诺贝尔奖评选的瑞典诗人瓦尔纳·冯·海登斯塔姆说：

“我读了这些诗歌，深受感动。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，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。在它们的每一处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，心灵的清澈，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，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，揭示出一种完整的、深刻的、罕见的精神美。他的作品没有争执、尖锐的东西，没有伪善、高傲或低卑。”

“吉檀迦利”，直译便是“献之歌”，是献给神的赞歌。英文版的《吉檀迦利》由泰戈尔从自己的三本孟加拉文诗集《吉檀迦利》《渡船》《奉献集》翻译合集而成。其中蕴含着对生命、对自然、对一切或隐或显的存在的赞美，充满着博爱、虔敬的精神。这种善良美好的信仰，根源于对天地自然和神明的敬畏。它所包含的智慧，来源于古印度深沉的宗教生命体验，其精神导向与佛陀的教诲无二致（这一点，泰戈尔先生自己也论述过），与我们

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也有不谋而合之旨归。在追慕真与美这样崇高的人类精神信仰层面，世界原本一体。所以，洋溢着爱与美之气息的《吉檀迦利》能够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年代，感动不同民族的人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。

《园丁集》则是一本“关于爱情和人生”的诗集。原文来自泰戈尔年轻时创作的几册诗集：《刹那集》《梦幻集》《金船集》《缤纷集》等。写作这些诗歌时，泰戈尔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，藉由家族工作需要，去了印度乡下。在1880年到1900年这二十年间，泰戈尔亲身体验和参与了印度乡间的生活。正是这丰富的民间养料，开拓了他的视野和胸怀，使他创作出了许多经典而纯粹的印度诗歌。《园丁集》里那些充满印度乡间趣味的场景、对话、故事，是这颗赤忱的心灵对祖国风貌如实而亲切的描绘。单纯热烈的乡民情感，纯朴自然的故土风貌，因此永久地定格在他生机盎然的诗歌里。

历史深，天地旷，不同的民族和地域，语言和乐声不尽相同，人性却相去不远。非常久远的古代和非常遥远的远方生活着的人，和此时此地的我们，都会被那些代表人类永恒精神的诗歌感动。诗歌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是人类在用文字表现心灵之相，用乐调传颂心灵之音。

泰戈尔自己曾经说过：

“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，这是显然的。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，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。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，而在哲学中间，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，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，也能说教。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，能化成一阵时雨，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，以装点天上的筵宴。”

在东方世界里，关于生命和天地自然的智慧，常常是借由诗歌的风播传诵，来化导人心、启迪心灵、抚慰生命。中国与印度都是诗歌的国度。曾经，我们用《诗经》里的《颂》来敬颂祖先圣，用《雅》来歌颂天地仁君，用《风》来表达亲情爱情，用一切诗歌来传达我们的心声，歌咏我们的情怀，抒发我们的喜怒哀乐。

像泰戈尔一样，那些能给人警醒和安慰的木铎诗者，便是人类精神的传播弘扬者，他们可以变幻各种方式，以漫天花雨的姿态，播撒诗歌的教化能量。

泰戈尔和他那充满爱与美的永恒的诗歌，属于全世界。现在，让它轻轻地，走进我们的心灵。

陈小曼

译者序

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。他是一个爱国者、哲人和诗人。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，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。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，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，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。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，荡漾开来，遍及了全世界。

印度人说他是诞生在歌鸟之巢中的孩子，他的戏剧、小说、散文……都散发着浓郁的诗歌的气味。他的人民热爱他所写的自然而真挚的诗歌。当农夫、渔民以及一切劳动者，在田间、海上或其他劳动的地方，和着自己的劳动节奏，唱着泰戈尔的诗歌，来抒发心中的欢乐和忧愁的时候，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唱出自己情感的歌词是哪一位诗人写的。

我最初选择他的《吉檀迦利》，只因为它是泰戈尔诗集中我最喜爱的一本。后来我才知道《吉檀迦利》也是他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。从这本诗里，我游历了他的美丽富饶的国土，认识

了他的坚韧温柔的妇女，接触了他的天真活泼的儿童。一九五三年以后，我多次到印度去，有机会看到了他所描写的一切，我彻底地承认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。

泰戈尔的诗名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界。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学过富于音乐性的孟加拉语。我翻译的《吉檀迦利》和《园丁集》，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——虽然这两本诗的英文，也是泰戈尔的手笔——我纵然尽上最大的努力，也只能传达出这些诗中的一点点诗情和哲理，至于原文的音乐性就根本无从得到了。

我是那样地喜爱泰戈尔，我也到过孟加拉他的家，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，我还参观过他所创立的国际学校。

但是，“室迩人远”，我从来没有拜见他本人。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我还在美国求学。后来我听到一位招待他的人说，当他离开北京，走出寓所的时候，有人问他：

“落下什么东西没有（Any thing left）？”

他怅然地摇摇头说：

“除了我的一颗心之外，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了（Nothing but my heart）。 ”

这是我间接听到的很动我心的话。多么多情的一位老人呵！

现在是清晨八点钟，我案边窗台上花瓶里的玫瑰花，正不时

地以沁人的香气来萦绕我的笔端。我相信，在这个时刻，这种环境为我译的泰戈尔诗作序，是最相宜的。

冰心

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

目 录

吉檀迦利 —— 001

园丁集 —— 145

吉檀迦利



(1912)

1

你已经使我永生，
这样做是你的欢乐。
这脆薄的杯儿，
你不断地把它倒空，
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。

这小小的苇笛，
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，
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。

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，
我的小小的心，
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，
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。

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。
时代过去了，
你还在倾注，
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。

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，
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；
我仰望着你的脸，
眼泪涌上我的眶里。

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
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——
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，
振翼飞越海洋。

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。
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，
才能走到你的面前。

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，
触到了你的双脚，
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。

在歌唱中的陶醉，
我忘了自己，
你本是我的主人，
我却称你为朋友。